

# 土地的想幻

慧狐令



正風文化出版社印行

# 土地的想幻

隼 狐 令

正風文化出版社刊行

## 目 錄

|       |    |
|-------|----|
| 白色的矜持 | 一  |
| 藍     | 一七 |
| 故事的結束 | 三七 |
| 白貓小姐  | 五七 |
| 蒲羅拉   | 七一 |
| 幻想的地土 | 八五 |
| 後記    | 九九 |

白色的矜持

# 原书空白页

他一些沒有顯得特別有用。這三個年輕的全是會想，會說，而不能幹的傢伙。

這是一個老地方，老時間。上午十點鐘，冬天的陽光滿照了這一個廣大的花園。Campus上一堆一堆的都是年輕的哥兒娘們。他們都會享受，連這一些暖和的陽光都不願放過。當正大廈屋頂的鐘聲一敲，一大批一大批花花綠綠的男男女女都流出來了。他們留在遼闊的草場上。有二十分鐘以至半小時的自由。他們寬弛着受過一個鐘頭拘束的身體，讓太陽的光暖圍射在他們的臉上手上和整個的身上。

這里是一羣，這一羣是三個，這三個彷彿有些單調。沒有女孩子身上花綠的調和看來挺和諧。這里是一個角落，不大有人能發現這里的孤單。

而他，林起春，他屬於這孤單的一羣。這學期來他偷偷的愛上了一個人，愛得她幾乎發了瘋。他沒有把他的祕密洩出；有一天，他熬不住了，因為忍受就是痛苦，他不能讓他的愛情白化，他告訴了他的朋友們。他朋友好笑他這突兀的念頭，可是偷偷的愛，是年輕人的常情，也許他自己的心中也藏着這樣的祕密；於是他們沒有笑出聲，不惟沒有笑他，而且很熱心的答應幫他。

林起春把這三個全是無用的傢伙。林起春把他愛情的祕密藏了有數星期之久，一旦發洩了，

他希望立刻有所成就，他的無用的朋友乾著眼睛代他轉念頭，結果念頭沒有轉成，一擱又是數星期。有一天林起春急了，他說我有了朋友沒用，幾時我得訓練我自己，我難得聽見愛一個人要人幫忙，算了吧，我把機會留待下次，現在讓我回家去難受吧。

這話激怒了我們好義的年輕朋友。「我們不是不肯替朋友幫忙，」他們想，「可是事情得有一個交代。而且我們自己心中也有自己的祕密，說來應該是自己要緊，現在可別讓他傷心，我們應該替朋友效一番力。」

想了一通，那個黝黑臉孔中等身材的說：「你先可別難過，你知道爲這樣小事難受是很懦弱的事；你要愛一個女孩子，先得別讓她看輕。我準備把今天的考試放鬆一下，我們趁這一個時機，好好的用一番心思。」他的語氣帶着玩笑。這是一個樂觀的人，他決不會愛人愛得發狂，他姓顧，他們叫他小顧。

這塊草地上現在到處流動着青春的影子，有生氣的笑語聲飄進太陽的光輻。這里三個也流動着，他們跑到草地的正中，一個西洋式花園中的一座唯一東方色彩的石牌坊之下。林起春心中起了不停的激動，因爲他窺見了自己的祕密。這影子，還一個美麗的影子，正是自己所時時想望的。他看着有些發怔。一隻大手拍在他的肩上，他從怔呆中回過頭來，一看是老何拍他，他們三個中間的一個，他有些惱怒。可是這畢竟不是做夢，他覺得在久遠的恍迷中弄醒也屬應該，於是 he 向着老何微笑。這高高的北方人爽快樂快的問他：

「你在思想着什麼，還是你有了什麼新發現？你既然把你的祕密告訴給我們，首先你得讓我們知道你的對象。這幾星期來我們沒有機會看見，今天我們該有福了。」

該有福了，他說的話沒錯。那個美麗的白色的影子正在草地當中過道走過來。林起春簡直沒有說話的份兒，他使他的朋友們知道誰就是誰。那幸福的來源漸漸近來，那白色的人影籠罩陽光有動人的光彩。林起春的眼睛有些迷離，最後他把眼光離開他幸福的來源，他的心中的激動可沒有停止。

同樣的美麗震撼了老顧和小何。上帝替人們造了貪婪的眼睛。他們惟恐自己要像林起春發狂，趕快把眼光收斂。這是怎樣的美呢，這白白的影子滿是高貴的氣味。她有高高的個兒，她的臉蘊藏一種嫵媚，她的眼睛不算大，有些近視似的曖昧，可是就是她隱秘的神情動人；她的臉色是完全的嬌白，沒有一些健康的紫紅，薄薄的脂粉補救了這個缺陷；她穿的是白蠟皮的大皮，她是整個的白色，這白色在太陽光下眩人，只是她的整齊的黑色捲髮覆蓋的略圓的臉上常有一些譁謔的神氣，這神氣也眩人，是驕傲她自己的美？是顯示她自己的高貴？這一些林起春知道了，他覺得她的驕傲使她孤獨，她的孤獨使她更美。她的傲氣使他不敢迫近。

現在這美麗的白色的高貴的人影在他們面前走過了。她是高傲而又高傲，讓人注目在她是一份內的事。三個小伙子在她過了以後透過氣來。「如果我付了愛情，我要十足收回的，」小顧暗想。「我也許會歡喜她的美，而且會悄悄愛上她。可是不喜她那付高傲的神情。我如果愛她，我先

得扯順她的傲氣。倘若不能成功，我情願把這念頭丟棄。」

他丟棄了的念頭，跟林起春的正好是一個對照。高個的老何苦苦的調侃他，林起春急得不能說話。最後，他說：「總之，我愛她，我就是愛她的高傲。」

「你這是一見傾情，可是我不曾見過像你這樣竟帶着單戀的悲哀！」老何說了笑，這笑諺沒有打卻了林起春的勇耐，他知道他的朋友無從幫他的忙，一切還得自己想。於是在鐘聲敲了以後，他們各自進了教室。這一堂課林起春沒聽，他思索久之得了一個平凡的結論，他簡直好笑自己的笨拙：「我竟不想到首先得探聽她的名字。」

她，趙朱蕙，漂亮的名字正如她漂亮的人。她生在天津，自小在北平上學，帶上一身教會女生的洋氣，在輔仁讀了兩年，這次上南方來，又非教會大學不入。可是她個性孤傲，從北方帶來了異乎南邊的美麗，友情卻是吝嗇的。一位皇后似的人物，在交際場中也許被一羣各等各樣的男士包圍，在這孩子氣的年輕學生圈子中，她，除了她天生的美，不會過份的招搖。男孩子看見她，震懾她的冷豔。女友呢，除了幾位也是北方籍的，她不高興多應接。她寄寓在女子宿舍，這樣比親戚家比較出入自由，另一個原因，是離學校不遠。要想描寫這樣的一位人物其實頗為困難，她也許有熱情，這熱情是內蘊的而不外洩；她面上有一股冷雋之氣，可是也不無可親近的神色。她的美，她的冷傲，她的諷示的眼眸，她的白色，形成她的孤獨；此外，一位講着清麗北京話的漂亮女士是令人敬畏的，如果她的標準國語能轉着俏皮的上海腔，帶些玩笑的成分也許更會魅

人；雖然趙朱憲的鼻聲略微補救了她這一缺陷。她簡直是一位完人，在咱們風流英俊的林起春男士的心目中。

用風流英俊四字不能形容林起春於萬一。他有一個線條適中的身材，不是挺高，看來卻相當纖長。沒有雄偉的體格，可是卻決不是娘兒腔。長長的臉上有一個尙爲挺直的鼻子，他的顫像高加索人種的嘴卻在他的臉上形成一個奇蹟：他在他的鼻尖下留下了一行不是很濃的稚嫩的鬚髥，雖然驟然看不出來，仔細看卻有英俊的味兒；他的朋友說是像埃洛爾蕭林，他自己以爲有點兒像羅勃泰勒。總之這些個不成問題，咱們故事中的小生跟女主角到底是有機會相識了。

你不能以貌度人，林起春，儘管外表挺秀，本性卻是懦弱。看見陌生女人會紅臉，也許只是他的過去；但現在，他也至少得心悸一番。這跟他的外表不相稱，同時這一門交際功夫的缺乏，也累他少交女友。一個長遠徘徊在戀愛圈外的容易暗自悲哀的人物。他的熱情不易控制，一旦有了心底的祕密，他悄悄地培植着，一面憧憬幸福的影子，那很飄渺遼遠的幸福。這種悠久的愛情只發生於片刻，他雖怯懦，有一天，當着幸福的本身，也有了勇氣。

這一天十點鐘他沒有找着小顧老何，於是他放棄going陽光的權利，下了課他就往學校的office去了。他要去一張報名單，一個朋友的弟弟請他去要的。一進門他就有些迷離，這次心悸自開始繼續了一個多時辰之久。因爲他前面，立在一條長長櫃檯中心的，正是那眩目的白色的人兒。她等着什麼，他不知，只是他恍恍惚惚的跑到她旁邊的時候，有些忘了他爲什麼來此了。

他的眼睛曾經停留在她的白晳的側面。當她轉動臉部時，他低下了頭，待他發覺她似乎要向他問話，再抬起頭來，她又已回過去了。

「要買一張報名單，」林起春記起似的向櫃檯裏面的職員說。

「報名單有賣的嗎？」清亮的帶着鼻腔的北京話。林起春驟然的熱上臉來，以為是問自己，他連忙向她點頭。待曉得是向那職員問，他覺得有些窘，雖然他遇到的是一張笑臉——僅是冷峻中透出的溫婉的笑容。

「下次新生招考現在就可報名的嗎？」這次是對準林起春發問，這位儒的人臨時也長滿勇氣。不敢追視她的正面，他低頭摸索褲袋回答說：

「不，報名日期還沒有到。」

職員收了他的錢，給他一張報名單，同時把從一個長方木箱細細尋索出來的一張硬紙卡遞給她。林起春當時以為自己很聰敏，他歡喜他竟容易的在那紙卡上發現了她的名字。他不會苛求，一位適度的人物知道適度的滿足。趙朱雲在俯身寫着什麼，林起春又想招呼，又不想驚動她，結果他輕輕的出來了。他的心恰如一隻大海上的迷路小舟，飄飄蕩蕩，不知所終。低頭胡思亂想，抬起頭來，已經到了草場，對面是小顧和老何，一開心，他就笑吟吟的迎上去。

「今天是什麼喜訊跑進咱們林先生的心，有了煩惱的時候，不是這麼樣兒的，」老何大聲的說，大聲的笑。林起春給一語道破心事，也禁不住笑了。即使這是一個祕密，至少是可洩露的祕

蜜，而且欣喜不能禁止他不說。他想抑止他的笑容，他的意欲跟他臉上的肌肉不相稱。

「如果有出奇的事你得報告，老林，什麼事你都不會瞞過我們，」小顧說了等着他的回答。他們兩個全是等着。

林起春幸福的笑，幸福的敘說剛才的遭遇。兩位朋友熱心的靜聽。他們的面恰對着從辦公室通來的水門汀道，聽了大半，看見了他的遭遇中的主角，那個美麗白色的影子螻蛄而來，林起春背向她沒有看見，他的朋友們不免頻頻向她注視，林起春待發覺他們臉上狡詭的笑意，急遽回過頭去，就見到那一張曾經對自己展開過溫婉的冷冷但美麗的臉。害怕自己正在說着她，而且防她聽了去，他慌忙的停止講話。那白色的高貴的姑娘向他微微頷首，或竟是沒有動一動，就矜矜持持的走過了。

小顧長長歎了一口氣，他說是爲林起春代歎的。林起春奇怪那一口氣，可是他得到滿足，沒有問下去。他說的還是那他認爲運氣遭遇。

我們得讚揚林起春的勇氣，一個怯懦的人，愛情圈中永不會有什麼成就，也被愛情激發了他的熱。他的勇氣基於他的熱情。他不曾辜負他的熱情，一個不算長的時期，他自己弄熟悉了這位高傲的姑娘，居然在有時放了放學鐘後，他伴着她回家。

他向他的朋友們招着自供，那是實心話，他說：我若不能以普通的朋友目她，如果我以普通的朋友結識了一位女友，我不會覺得不自在，可是在她身邊，愛情作着祟，我每次心跡得厲害。

她還是矜矜持持的對我，即使知道我心底祕密，她不會有所呈示，而我呢？不要說是愛情，連普通的話也應對得笨拙，完完全全失了自主力，我是多麼的蠢笨呀蠢笨。

他向忠心的朋友報告每一次的成績。他的朋友們希奇他的進步的遲緩。「說真話，」有一天林起春說：「我是只到了這麼的地步。我不敢有所請求。我是一個受輕視的人物。」

有好多次，他的朋友們在放學時間立在石牌坊下，守候着要道，等要好的朋友一同走路。他們好多次不跟林起春跑了。下課鐘一敲，那白色的高高的人兒總是孤獨的出來，於是他們就去躲藏在樹叢後，爲了攔在當路也許使林起春不便。那小子果然是隨後的急急趕來，他不照往常的等候別人，他的深色衣服的背影結果是跟白色的背影相齊。於是小顧和老何總是相對而笑。有一午晌，他們根本丟棄跟林起春同行的權利，他遠遠向他們搖手表示歉意，去和他走在一起。他們只好在後面跟隨。

「這傢伙近日昏惑了心了，」老何簡直是氣憤的說。

「一個無用的傢伙，幾次三番說要斷了這念頭，還是沉沉迷迷的。我看他必受痛苦。聽他說近來似乎頗招她的厭煩，他自己也說她一付愛理不理的神氣受不了。」

「昨天說是伴着她整段路中沒有講上三句話。他說是窮於應付了。」

他們覺得非常好笑：一個單身人命定是這麼的苦？小顧又似起了義憤，他拉住老何的臂膊，叫道：

「如果爲了真正的友情，這樣縱容他，倒不如使他完全斷絕念頭，免得受單思之苦。」

「你的話簡直是我自己的思想。一位交際花似的人物，夜夜出去跳舞遊玩，被一羣紳士包圍：我們這位年輕小伙子不如死了心。」

這是他們的意見，林起春，被愛情蒙住了心，糊塗的時候居多，而且心中有着萬一的希望，雖然是在有機會的時候洩露一番衷心，結果沒有做成，也曾拍着自己腦袋，怨怪自己的不掙氣的。現在，還是存着僥倖的心裏走在她身旁。如果認爲跟一位漂亮高貴的女士走在一起是榮耀，他已經是幸福的了。

今天他事先不會有打算，也許曾經預備了一番話，臨時都忘掉了。可是至少當他追上她和她並肩走時，已因次數多而熟習，雖然每次免不了心的劇跳。從後面急急追上她時側頭對她一點頭，笨拙得不知用什麼話開場，她斜着眼跟他頷首。這是每次並行開始的情景。

「今天上了什麼？」

「English 105。」

「準備考試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借到『Reference』」

「借不着。」或「借了。」

一些類似的談話內容。這一天林起春自己審了臉色，一是爲了她的冷漠，一是怨恨自己的不掙氣，一句風趣的話兒也想不起來的。這樣一同靜靜走着也許沒什麼意思，他熱辣了一番，發覺自己是在困苦着，想找一個解救，好是還未走出校園，看見路旁有一間 For Gentlemen 的盥洗室，而且也好似覺得洩急，這不是一個正經的藉口？他落後了幾步，一句話也不說，悄悄的溜進去了。然後才發覺自己擺脫了拘束。

「一件多麼苦楚的事，愛情！」

從盥洗室出來，他迎頭遇見他的忠心的朋友，小顧和老何。歎一口氣替自己解嘲。看那白色的影子走得不錯，還是矜矜持持的獨自走着，他沒有勇氣再上去。

「用不着歎氣，我們已全看見，你就不要想在愛情上得到勝利。你有什麼話觸中她的怒氣，使你悄悄的退下來了？」

「我簡直要去死，我是多麼笨拙呀，多麼笨拙！」

「什麼使你退下來的？」

「沒有什麼，只是我自己，受不了，就退下來了。」

「你要叫朋友幫忙也無用。你是自己慷慨慷慨的放棄了機會，又自己惋惜自己的慷慨。像你這樣，你要在愛情成功，你得等到來世。」

林起春理應受這麼的責罰。即使不是爲了愛，單是一個普通朋友，說話說到中途，暗暗溜走

了，會不會使她難堪？至少她也得氣惱一番，幾乎是一件滑稽而又可鄙的作爲。林起春想到這點，不禁大大悔恨自己的無用，這不能解釋做怯懦，簡直是卑鄙，值得被人藐視的。

理想也不能挽回傷事，兩位朋友就趁此盡他們朋友之職，勸林起春不如斷了念頭，免得將來受不可磨滅的苦楚。

「像我現在也已經够苦痛了。當着她面，我是抖擻得不敢說話，有時我真想把不自在寬展一番。我想如果我能明明白白跟她說，我愛她，雖是拒絕，倒也不會受猶豫的苦楚了。」

「你難道沒有眼睛，沒有感覺，感受她給你的反應？一個高傲的人物可愛也許可敬，瞧不起人，卻罪大無赦。」（他的朋友的話。）

「我是說我存着倖倖的心理。把她的冷淡看作她對我熱情的初步，是我莫大的幸福。我解說不了。」

林起春不能解脫他所愛情的羈束。一個怯懦的人，不會再替自己來上一次更精明的打算。他忍着單戀的痛苦，這痛苦燃燒有一種快樂，殘忍的快樂，一種幸福的預期和等待。甚至他夢着虛幻的夢，在英文的課卷上，他繳了一首 Sonnet 云「Once when I Dreamed Of Her」爲名，教授讚賞他的詩，他慶幸自己靈感的成就。

林起春只在心靈上感受愛情的怡樂。高貴的小姐沒有把旁人的關切放在心上。趙朱蕙以她自己的美麗弄着玄虛。當她行過人羣，這一羣青年人就會突的停止閑談，她的動態風魔了他們，不

止一個林起春，許多人受了她一瞋眼，以爲她在接受自己的愛。林起春把這麼一睨視作平淡。他認識她，不能滿足平常的招呼。老何和小顧雖說也曾被她迷惑，不久就棄了這專權，據說是根據一句義氣的古語：「朋友妻，不可戲。」這句話過分了些，是他們朋友間的玩笑語。另外，他們不像林起春受得慣他這冷淡的態度。

這麼一天，他們幾個在草場上聚着談天。林起春報告他的經歷，不久前，他陪伴她走過一段路；又不久前，他在電車中遇見過她。據說是凡人心理的根底都是懦怯的，「如果我不有什麼存心，」林起春不止一次地說。「我會以普通朋友對她，不會拘拘束束；無奈我見了她就覺緊張，結果是糟得不得了，連說話也不自然。」他的朋友們同意他，因爲他們有自己的經驗。事情巧得很，話到中途，遠遠的白色影子又來了。林起春一見馬上心跳起來，旁人不免存着好奇，想觀觀他們究竟認識到了怎麼程度。林起春以爲該繼續他們的談話，他是語無倫次，臉向着他的朋友們，卻又防備她的近來，偷空往斜里覷上幾眼。待到那美麗的人兒近了，他驟然的失了話題，聽不見自己的聲音。覺得應該回過頭去了，他匆忙點了一點頭，漲紅了臉。那人兒，天生傲骨，知道你們在說着她，她瞥了一眼，曾經是微微和林起春招應，然後是欣賞着天上的雲彩地翩然過了。林起春不知自己該不該跟她說句話，在這種情形之下。每當他遭遇奚落，他低頭忍受，想找出一個頭緒；也許那冷淡的神態中，有一絲並沒不歡喜他的痕跡。他的朋友們的笑聲把他吵醒。他抬起頭恍恍惚惚的看他們的臉，漠然地，因爲他實在還未醒透。